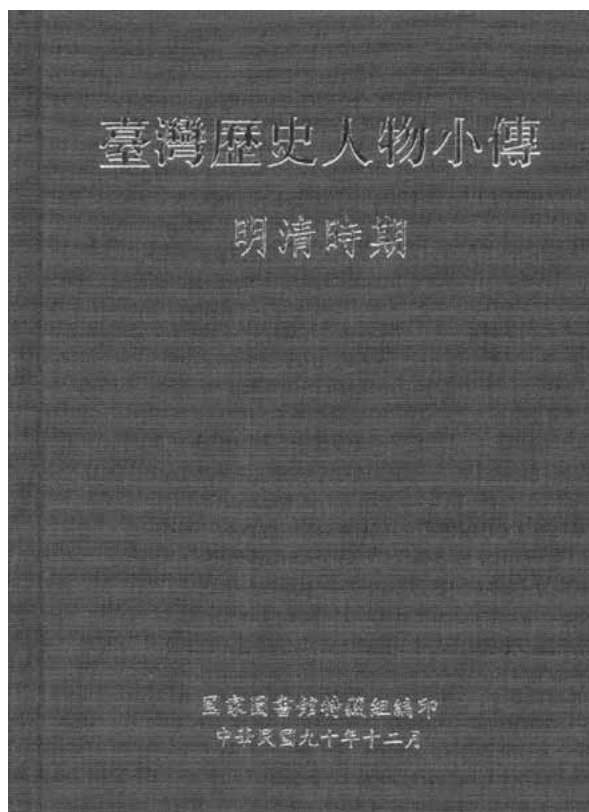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》的編纂

張子文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

臺灣自從明代開發以來，已經歷了四五百年，相關的歷史人物可以傳述的，何止成千上萬；加上我國史學發達，史籍浩如淵海，國有國史，家有族譜家乘，地方省市州縣有各種方志，即鄉鎮村里亦各有志，其他專史專志，更是汗牛充棟，不勝枚舉。然在這浩渺無垠的著作中，其中舛誤顛倒，所在多有，而陳陳相因，相互抄襲的亦竟然比比皆是。雖近年臺灣人文蔚起，臺灣研究已漸成顯學，各種新著日新月異，層出不窮，且圖文並茂，考證精詳的力作亦多，但有關臺灣史事與人物傳記的基本資料，依然是十分缺乏和凌亂。此時若有一部較詳實的傳記資料索引或辭典之類的參考書，當可收補助指引、事半功倍之效。對初學者及一般社會大眾，尤有助益，切乎實用。本館有鑑於此，遂有此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》一書的編纂，蓋為繼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之後，繼續對學界和讀者提供服務。



本書的編纂，開始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，經奉館長指示，由本館特藏組籌畫，並由張子文、林偉洲、郭啓傳三位同仁負責編寫。當即研擬計畫，購置一些基本參考書籍，並發凡起例，商訂寫作範圍。而為期慎重其事，特延請臺灣史專家中央研究院曹永和院士、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院士、國史館張炎憲館長、輔仁大學尹章義教授、中興大學文學院黃秀政院長、中研院近史所兼臺史所研究員許雪姬博士、世新大學李筱峰教授等七位學界名宿為編審委員。先後召開多次編輯會議，除先討論編輯計畫大綱，決議按時代先後著手，先期編撰明清時期的人物小傳。若撰寫時遇到一些疑難問題，同仁間先相互攻錯，倘若疑難依然未決，則待累積到相當數量後，即召開編輯會議，請各編審委員蒞臨來共同研討之。所撰寫的文稿最後亦經寄請各編審委員審閱，方成定稿。如此經過一年多的努力，所撰稿件已有相當篇幅，至九十年六月，該書「明清時期」一冊即告編撰完成，共收錄乙未（光緒二十一年，1895）割臺以前的臺灣歷史人物一千三百多人，凡荷據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駐臺的歷任行政長官和一些傳教士、奴隸販子的殖民者和冒險家、明鄭政權的一些文臣武將，以及清代

官員、學者文人和一些民間的反抗英雄、拓墾豪傑、原住民領袖和貞節烈女等，均為之立傳，全書共約三十餘萬言。出版後頗受學術界的注意和肯定，紛紛提供訂正增修的意見。同年十二月僅約半年即增訂再版，共增補了數十條，修正三數百處。隨復賈其餘勇，再接再厲繼續編寫，至九十一年十二月又完成「日據時期」一書。所收錄的人物多以日據時代為主，即溯自乙未（1895）清廷割臺，迄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日本投降、臺灣光復這一段時間，前後共計五十一年。許多人物是跨越兩個時代乃至三個時代，但其人的重要生平事蹟是發生在日據時期。不過有時候甚難如此清楚劃分，這要看資料的掌握以及撰稿者的認知而定。



此「日據時期」一書，總共收錄了四百九十八人，其中一百二十九人為日本人，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強。這其中包括日本歷任殖民總督和大部分的民政長官（後改稱總務長官），以及一些地方官吏、學界與產業界人士。傳文中多詳其在臺的事蹟和著作，其在東瀛本土的行誼則酌予省略。也收錄不少舊詩社的人物，他們雖是傳統的沒落文人，一副遺老衰頹的樣子，但在異族的統治下，卻是苦心孤詣的延續了漢文化的命脈，今日讀其詩作，斑斑血淚，寧不戚然於心？怎能不為之立傳？其他各行各業，也盡可能的選其代表人物。書中的各小傳，是經參考許多資料後再改寫而成，絕不直接抄錄原文。傳文則盡量簡略，希望盡其所能要做到文簡而事詳，少自一二百字，多則七八百字乃至千餘字不等，端看其人的重要性及所掌握的資料多寡而定。但遠較「明清時期」一書加詳。因為「明清時期」一書，資料頗多是依據方志剪裁，而方志文字簡練。唯若過於簡略，則事蹟無多，其參考價值也相對減損。不過修史的常例，亦多半是略於古而詳於近世。日據時期既去今不遠，資料復多而龐雜，誠恐治絲益棼，需要薈萃眾書而成，因此文字亦較詳。不過各小傳只列舉傳主的基本資料，如生卒年月日、字號、籍貫、經歷和著作等，而不作價值判斷，避免月旦時賢。每篇小傳之後，附書撰者姓名以示負責，並均注明出處，列舉若干參考文獻，以便延伸閱讀。而為期慎重，特乘去年（九十一）十月漢學研究中心假本館舉辦「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」之便，先印一平裝「初稿」本，送請與會的專家學者教正，總共送出兩百餘冊。今悉依照各界的指正，一再查證資料，酌加修訂校改，乃於去年十二月中旬正式出版。

綜此「明清」與「日據時期」兩書，所撰錄的臺灣歷史人物已逾一千八百餘人，數量上已經

有相當規模，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然而臺灣既已開發並日趨繁榮，其歷史人物多如過江之鯽，這區區一千八百人猶若滄海之一粟，應該寫傳的人又何其多也，再多加個千八百人也不為過。而許多重要的人物也尚未收入，例如抗日先烈余青芳、林少貓等亟宜入傳，筆者曾多次試寫，因資料龐雜，一時難以定稿，臨時又因他事，未能剪裁。又如梁啓超雖和臺灣沒有直接關係，但因他影響了林獻堂，因而影響了日據時期臺灣的政治和社會的發展，卻是臺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，焉能無傳？筆者於民國八十四年整理《梁啓超知交手札》，收有他於辛亥年間偕湯覺頓遊臺，為霧峰萊園的座上客的相關信函，隨後即關心此事，私下並輯其詩作，始終縈繞於心，然竟因後來為人作嫁、俗冗纏繞一兩個月，而未能給任公先生作一小傳，真是愧對先賢，耿耿於懷！

總之，此書之編撰，前後只有我們三個人，人力顯然不足，而我們既無研究室，雖在圖書館工作，手邊的圖書並不集中，經常有用的資料手邊無有，不能隨手查閱，需要到參考室或其他庋藏點，如第二閱覽室乃至書庫去查詢，往往事倍功半，工作不甚順手。而更糟糕的是，在「明清時期」一書出版前數月，林偉洲兄即因獲得學位而轉任大葉大學的教職而離館；該書出版未久，郭啓傳兄也因獲清華博士學位，另謀教職，亦告離館。而人員遇缺不補，僅剩筆者老弱殘兵一人支應期間，是停是續，如何善後，一時四顧茫茫，莫知所之。然事情既已進行，不宜半途而廢，只好咬緊牙關勉力為之！乃先完成「明清時期」一書的增訂，並繼續「日據時期」人物小傳的撰寫，復對啓傳兄所留下的部分稿件增補校改。然史料的爬梳整理，真偽的比較考訂，談何容易！況獨學無侶，不免囿於見聞，難以周至。若是臨時別有任務，即需暫時擱下，待事後重新整理，相關資料往往需要重頭閱看，惱人心緒。最後又迫於時日，必須按時出版，許多重要的歷史人物，根本來不及撰寫，乃未能及時收錄。這是非常遺憾的事。不過這兩書，除紙本外，近亦將設置資料庫，以供讀者查閱，並且隨時在修訂中，預定今年內會有修訂本出版。

而今臺灣光復已五十八年近一甲子，在今日多元社會的體系下，各行各業的歷史人物，五光十色，頭角崢嶸，可以立傳的人物真不知有多少。這一片園地，尚有待於吾人今後的努力耕耘。